

咬 ■ 尾 ■ 蛇

SHE

他在疯狂吞噬别人生命的时候，却不知道，咬住的其实是自己的尾。



他在疯狂吞噬别人生命的时候，却不知道，咬住的其实是自己的尾。

天堂到地狱的距离,只有一指之宽
天才到疯子的转变,只在一念之间

天津人民出版社

■ 咬 ■ 尾 ■ 蛇 ■

YAO

WEI

SHE

李忠钦 著

OUROBORO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咬尾蛇 / 李忠钦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01-13551-9

I. ①咬…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55949 号

咬尾蛇

YAO WEI SHE

李忠钦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3.com

责任编辑 章 赓
封面设计 王 鑫

制版印刷 三河市龙大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154 千字
版次印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楔 子	_001
第一章	案 发 _007
第二章	瓮中识鳖 (1) _020
第三章	被催眠的梦 _028
第四章	消失的案底 _037
第五章	抚上他的胸膛她的手 _044
第六章	三号线的窗前 _052
第七章	干 冰 _061
第八章	横来的档案 _067
第九章	她的脑子有问题 _071
第十章	他们的完美世界 _076
第十一章	真诚的另一个自己 _085
第十二章	医大的第四具尸体 _088
第十三章	幻想世界 _091

- 第十四章 睡在干冰里的孩子 _095
- 第十五章 她是个左撇子 _099
- 第十六章 尸体试验 _103
- 第十七章 三山映水 _107
- 第十八章 叶落枯萎，爱情萌生 _112
- 第十九章 那是谁的画作 _122
- 第二十章 你的信任我的保护色 _127
- 第二十一章 孤独的白杨树 _132
- 第二十二章 漂在画中的孩子 _138
- 第二十三章 看着我的你的目光 _146
- 第二十四章 上帝之手 _152
- 第二十五章 孤独的孩子 _156

- 第二十六章 寻找李建业 _163
- 第二十七章 如果复仇可以为了正义 _168
- 第二十八章 爬向浴缸 _171
- 第二十九章 不在场证明 _174
- 第三十章 女人与张小言 _178
- 第三十一章 他是精神病 _181
- 第三十二章 融进雨水的血 _185
- 第三十三章 瓮中识鳖 (2) _190
- 第三十四章 死亡原因 _194
- 第三十五章 人生快车 _198
- 第三十六章 动 机 _203
- 第三十七章 大鱼带出的网 _207

第三十八章	疗养院 _211
第三十九章	谁的名字 _216
第四十章	死亡在画上 _222
第四十一章	蓝 欣 _226
第四十二章	张起扬 (1) _232
第四十三章	冬明晨 _235
第四十四章	史 进 _240
第四十五章	不存在的史进 _243
第四十六章	真 凶 _249
第四十七章	张起扬 (2) _254
第四十八章	追 捕 _260
第四十九章	绝 响 _262
第五十章	尾 声 _264

楔 子

B市五环处的一家精神病疗养院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

事情是这样的，这家疗养院里有一个病人，叫刘天一。2008年的一天，他步入B市××大学，成为美术系的一员。他迷恋上了意识流，认为意识是世界的主宰，而且只有意识才可以不灭，因为意识可以通天。

这个“天”可以有太多的解释。

刘天一经常跟身边的同学吹嘘自己画中的精妙，毫不吝惜地对其中的神秘色彩大肆渲染。他身边的同学虽然没兴趣听他的那些话，却也总是免不了敷衍应付几句。都是一帮满腔热血的文艺青年，他们尊重彼此的想象力和火一般的热情，他们也相信刘天一的画具有丰富的创造力，总有一天会一鸣惊人，正像他们也相信自己总有一天会创作出令人惊艳的作品一样。

他们正处于火一样热情的青春时代，艺术正和他们有着同样的性质——激情与热爱。只是，或许他们掺杂了些许盲目。

事情在一次他们外出写生时出现了转折，这次的主题是：贫瘠与自然是艺术最原始的创造力。夹杂着略有些傻的文艺青年论调，可能这个主题本来就有很大问题。

B市的郊外完全剥离了国际大都市的影子，剥去了坚韧挺拔的建筑物、汽

车呼啸而过和基础设施产生的轰鸣，同样也剥去了生动的人迹与灯火。

眼前的这条路，破坏了他们原本周密的计划。那是一条林荫路，路的两边是整齐的白色杨树，直参云天，纵横交错的树枝混杂着张牙舞爪的树叶遮蔽着天空，在这片小地方，它可以完全弃天空于不顾，做黑暗的主宰。

这让黑夜早早地来临。

学生们不自觉地靠在一起继续往前走，可是这条路好像怎么走也没有尽头，依旧是整齐的白色杨树，整齐、严谨、严阵以待。

女同学们被夹在队伍的中间，一个挺有主心骨的男学生在前方领队。轻轻的步伐，脚偶尔会落在树叶上面，时不时地发出“嗦嗦”声，像是蚕宝宝在黑夜里不断地吞食桑叶。

有时候我们并不会因为完全的漆黑而恐惧，甚至当我们身处母亲的子宫时还会觉得黑暗是那么温暖与安全。但是当我们看见黑暗中遥远的地方有一团飘忽忽的火光，没有根基，四处游走，时明时暗，我们就不得不对那遥远而诡异的未知产生恐惧。

正像此刻，黑夜般的死寂中，静得可以听见旁边人的心跳声；同样黑黝黝的树上，被风卷来低沉的哀鸣，像是不知名的并且会令人恶心的虫子发出的叫声。

“啊！”一声尖锐的叫声，一个女孩儿突然抱着腿蹲在了地上。

继而传来同样的几声惊叫，同学们迅速挤到一起。

恐惧就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只不过与病毒不同的是，恐惧的传染让人们相互抱团，而病毒的传染则让人形同陌路。

只有刘天一不以为然地在一旁无动于衷，看他们缩成一团。

“没事，没事，不用担心。”领头的男生扶住女孩儿的肩膀说，“石头，就是块石头。”

女孩儿盯着绊住她的那块石头看了半天，才用力站起身来。一个男生自告奋勇地背着她继续往前走。

整齐的白色杨树，没有尽头的白色杨树，黑夜中它那白色的树干影影绰绰。

刚走了几步，又一个男生叫停。

“看这个，我做的记号！”男孩儿激动地说，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脸色变得很难看，脸部夸张地扭曲着，仿佛要把眼珠子挤出来。

“这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在绕圈……”他说道。

一群人不自觉地靠在一起，这让人联想起八阵图中，诸葛亮布下的石头阵，不懂八卦，不晓五行，那就别想出去。

“哎！”后面那个背着女孩儿的男生跟了上来，黑夜中他的那双眼睛好像两个不见底的小黑洞，“刘天一，不见了。”

第二天，他们一行人在一个小山脚下被警察发现。他们在车站碰到了刘天一，他一夜憔悴了许多，蓬头垢面，脸上东一道西一道的疤痕还未结痂就被泥土染成了黑色，整张脸好像被消毒水泡过，苍白得毫无血色。

他们当天经过的应该是当地的环保林，外围一圈全是白杨树。只是，那里并没有路。

这件事当时被一家当地的报纸报道过，掀起了一番关于大学生的热议，标题是“大学教什么？大学生野外迷路险丧命”。社会有时候还是习惯于把大学生当作社会保育瓶里娇嫩的花朵。

从那件事开始，刘天一不再说一句话，半个月后，从学校退学。

画画，成了他唯一的说话方式。

也是从那件事开始，他宣称自己有预知未来的能力，“晓天洞地，预知未来”这几个字被他写来写去，写给妈妈看，写给爸爸看，写给邻居们看。大家都只当他是疯了，只是有些黄毛小孩子会过来逗他。他有一个本子，没日没夜地在上边乱画，画笔潦草，思路混乱，更谈不上所谓的抽象意义。

不过，也许那就是他当时的意识，像一片荒草丛生的野地，毫无章法可循。他画画的时候总是随意起笔，一条线随意就可以终止。又好像大自然，随机地创造出了山，随机地画出了一条河，再多来几笔，就出现了一块小平原——B市。

对于大自然，我们也许会说他巧夺天工；但是对于刘天一，父母简直既心恨，又心疼。

后来，他画画的时候，总会在画作的右下角写上一个日期，有的时候，甚

至精确到几点几分。他的父母开始四处拜访名医，母亲甚至背着父亲找过街边的风水师，有段时间几乎只要在街边碰见算卦的，她都要卜上一卦。母亲抱有希望，尽管她每次卜卦结束后都会奉送上一句“骗子”。

最后，刘天一的家庭因为他的病从中产直接掉到了底层。可以说是病，也可以说是命运使然，他的母亲开始相信这一切都是天机所为，至少这样可以推卸掉一切人为的责任，最起码心里会得到不少的慰藉。

他们最终决定，将孩子送到疗养院里。

一切都准备好了，正要出发，刘天一却像发疯了一样，撒泼打滚儿，两眼直勾勾的，嘴里“哇啦哇啦”乱叫，就是说不出来一句话。

父母曾多次带他去看病，他都无一例外像小狗一样顺从，不曾有过任何抗拒。更何况这次，刘天一并不知道自已将要去疗养院了。

母亲已泣不成声，心疼地抱住在地上打滚儿的刘天一：“别闹了，孩子……听话，孩子……”

窗外一声响雷传过来，下起了雨。

刘天一突然一把抓过来刚才画到一半的画，接着画，喉咙里不断地发出“呜呜”的响声。突然，“啪”的一声清脆的响动，画笔因为用力过猛折断了，刘天一狠狠地张开嘴咬破手指，接着画，另一只手还不停地指指这里，喉咙里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又指指那里，喉咙里再一阵“呼噜呼噜”的声音。

他母亲看着那乱七八糟的涂鸦，心里忍不住一阵酸疼。

刘天一被父亲强行抱上车后，反而安静下来了。他失望地抱着母亲，眼神里黯淡无光，不安地要钻进母亲的怀里，手里还紧紧地攥着那幅画。

疗养院所处的位置应该算是郊区了，父亲开着车渐渐地远离市区。

雨越下越大，雨刷不停地清扫挡风玻璃，可是雨水很快又漫上去，模糊了眼前的视野。

自从对面驶过来一辆黑色的小轿车以后，路上就再也没有其他车辆了。

父亲把油门踩得低了些。

刘天一像只受惊的小兔子般依偎在母亲的怀里。

雨滴裹挟着巨大的动能快速地击打着车窗，发出“砰砰”的声音。

好像一切都是注定好了的，注定要有一辆货运卡车从前面横过；好像一切都是注定好了的，注定所有的刹车都是来不及的。

十字路口，总被认为是生与死的交叉口。

他们的车被卡车撞上，就像刘天一小时候玩过的玩具车，很轻易地翻了几个滚。车头灯在化为齑粉前无力地闪耀了一下之后，人类工业的精品瞬间变成了残骸。

父亲死了。刘天一受了重伤，昏倒的时候，他紧紧地抱着母亲，把母亲的头埋在自己的怀里。他保护了母亲，还有，他仍然死死攥住那幅画。

疗养院里一直流传着刘天一的事，有人说他真的会预知未来，所以他一直紧紧地抱着自己的母亲；有人说他只是害怕，那都是巧了。无论怎么说，这件事都被人们当作笑话，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不过同样的，这一切也都会同茶饭一样，被消化、排泄、忘记。

就这样，刘天一在疗养院里生活了几年，他还是保持着那个爱好——作画。直到有一天，有人听到他开口说话了。

“终于到你了。”

医生们欣喜异常，马上找他谈心，治疗。

可是他又不说话了。

第二天，和他说过话的那个人死在了自己的房间里。

“终于到你了”，像一句死神的呼喊，同时也给他带来了第一嫌疑。

院方马上搜查了他的房间。房间里乱七八糟的，各处不时地出现颜料的泼痕，废纸和画好的成品杂乱地混在一起，上面画着的线条依旧很乱，可是很认真，清晰地表达着什么，却没有人可以理解。

桌子上的那幅画吸引了院长的目光，一张白描。画的第一层是一些杂乱的线，毫无规律，像是有人故意涂上去的，想掩盖下面真正的内容。下面是简单勾勒出的一个房间的模样，再往一角看去，隐隐约约地像一张床，充满褶皱的床。

“不可能！”院长张大了嘴巴，不可思议地摇着头。那确实像一张床，而褶皱是床单的扭曲而形成的，床上歪歪扭扭地躺着一个人。他的眼睛绝望地盯

着天花板，床上被扯得一团糟。

这正是那个和刘天一说过话的病人死亡时的情形，和画上面一模一样。

画作右下角的时间正是昨天晚上！

警察来调查过，无果，然后整理好资料，束之高阁。他们当然认为仅仅凭借传言和一幅画，并不能说明什么。

其实，这是一件并不令人关注的案子。谁会去关注一个疯子的生或者死呢，在一个疯子身上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唯一不这么想的人或许是张起扬，也很可能只有张起扬。

第一章 案发

张起扬家里。

桌子上的水晶玻璃烟灰缸显出一种晶莹的透亮，上面未燃尽的烟头的热量慢慢消失，冷却在雪片般的烟灰里。天花板上的吊灯变得嚣张的刺眼，泛着淡黄色的光晕向四周扩散，吞没。

张起扬感觉天花板上的格子的颜色仿佛在视网膜上旋转，眼球像被水泡了似的开始发涨，眼底像要撑破了一样，随即他感觉自己的脑袋在这样的压迫下慢慢沉下去。

张起扬最近的精神状态越来越差了，常常魂不守舍的，就连睡眠都变得十分轻薄，像蜻蜓点水一样，擦水而过。张起扬醒来时经常会觉得自己只是轻轻在脑子里有过众多纷乱的想法而已，不曾睡过去沉浸在梦中，他甚至能感觉到睡眠过程中时间的流动跟现实世界中的一样漫长，或者说可能他感受到的就是现实世界中的时间，所以每次醒过来的时候，总会带着一种绵延的倦意。

纵然精神状态如此，张起扬在人前依然跟平时一样。做过多年的刑警，他已经颇为懂得掩饰自己内心的感受，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长期训练出来的本能，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敏锐的眼光和冷静的思考。

张起扬眼前一片黑暗，只有窗子透出淡淡的、柔和的白光，他挪着步子，

有点儿近乎蹑手蹑脚带着试探性地向那一片白光走去。周围的漆黑仿佛给他带来了或多或少的未知与恐惧，那种缺乏任何可感知信息的黑暗就像丢失了记忆的空洞，让他无所适从。

他靠近窗子向外面望去，一个小孩儿在外面堆积木，做一个堡垒，他的每个动作都是那么流畅和发自内心，每搭上一块积木都充满了简单而原始的喜悦。孩子回头看他，露出白色的小牙齿微笑，这微笑传播得很慢，不紧不慢地传到张起扬眼前，显得有些虚无缥缈。

张起扬慢慢地走近，那孩子反而转过头去，继续堆积自己的堡垒，精心搭建每一间房子。

一层又一层，一间又一间。

未完成的堡垒反射出一层明亮的光膜。

不对，那是水！

积木上全是湿漉漉的水。

张起扬顺着积木看去，小孩儿正抬起滴着水的手拿起一块积木，前倾着身子准备放在堡垒的顶端。他的身子湿漉漉的，衣服贴在后背上形成曲折诡异的纹路；头发也湿漉漉地粘连在一起，贴在头皮上，“啪嗒啪嗒”地往下滴着水，正滴在衣服上。

张起扬睁圆了眼睛看着，这个小孩儿竟有些熟悉。小孩儿突然回过头来，一张苍白的脸，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眼睛死闭着，鼻子里反射着水汪汪的光亮，嘴唇好像粗大了好几倍，像一根香肠。

苍白的香肠，让人联想到一种招徕苍蝇的腐烂的气息。

小孩儿的整张脸像是被水浸泡过度一般，水肿、失色。

张起扬感觉心脏骤停，窒息般的不敢呼吸，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打破了死寂。

他突然从梦中醒来，是手机在响。

“张队，有人来自首，不过她现在看起来有点儿神志不清，我想这个案子你应该有兴趣。”讲话的人是刑侦队的王元，电话刚接通就急忙撂出一大堆信息。

“地点在哪儿？”他直截了当地问，可是对刚才的梦还是心有余悸。

“花园路小区，A栋601号。”

“好，我会去现场。”张起扬说话间就已经出了家门，他随时可以像绷紧的琴弦，发出精妙的乐音，但是几乎谁都知道，琴弦绷得越紧，就越容易断掉。

王元和平时一样，提了一袋子卤味回来，边吃边消磨时光。他至今单身，下班之后没有什么事的话，他还是习惯在警局里待着。这时他手里捧着一本盗墓探险小说，看得津津有味，表情不时地跟着故事起伏变化；他完全沉浸在探险旅行中，以至于没有注意到灯下突然闪过一道黑影。

“我……我杀人了。”警局值班室里站了一个女人。

王元正看到精彩处，这才发现眼前突然站着个人，被吓得一激灵，刚夹在筷子里的鸭肝又掉下去，书也“哗啦哗啦”地合上了。

“你说什么？”王元挺直身子坐好。

“我杀人了，我杀了我的丈夫。”女人说话的时候头一直在随着每个字的进出而晃动，好像随时准备摇头否定什么。

“你别急，坐下说。”王元调入刑警队几年，很少独立侦破过什么大的案子，而且刚调来的时候一般也是靠边站，但他却是一个可以一直热情满满的人，摸爬滚打了几年，慢慢接近了队里的主力地位。最近原来的队长调到了市局，他现在在做代理队长，这令他更加兴奋。

每次有案子都会引得王元一阵激动，对于未知他总是抱有巨大的期许，这次也是一样，不过他稍稍冷静下来，无论如何要先了解一下真实情况。

“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故意的。”女人坐在椅子上，身体似乎只是和椅子有接触，却没有压力。她的身子略微佝偻着，像犯了错的小孩子，眼睛肿肿的，泛着潮湿的粉红色，同样潮湿的长头发垂到胸前，她哽咽了一下接着说，“今天他就像疯了一样，抓着我打，我最后只好拿刀子吓唬他，结果……”女人的眼睛在桌子上扫来扫去，找不到落脚点，说话的时候手乱舞着，手腕下面还有被水冲淡的血渍。

王元看到女人脖子下面露出的伤痕，新伤、旧伤几乎叠在了一块，证明她说的话多少有些可信度。王元不禁有些同情她，但如果事实真是如她所讲的那

样简单，又会令他沮丧，因为他心里一直希望有个扑朔迷离的大案。

王元马上打电话通知了张起扬，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形成的默契。虽然张起扬已经离开警察队伍多年，但是王元碰到什么案子思路困顿时，还是会向张起扬请教。以至于后来，张起扬也开始要求无论什么案子，一定要第一时接触。因为他相信，任何简单的案件都可能和其他案子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王元的眼里，张起扬依然像一个社会净化器一样监视着这个地方，不放任何异常的举动，希望能抓住任何蛛丝马迹，最好将东阳区多年来的积案慢慢变薄。

一直留着积案的文件，有机会随时准备调查，这是张起扬在警队的时候就有的老习惯了。

“之前的他，很爱我的，很爱。我为了他换了几个工作，”女人垂着头自言自语，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以前的他不是这样的。”

王元不在意女人的胡话了，径直走出去，扔下一句：“马上有人来给你录口供。”

“他……他有精神病的。”女人回过头来说。

“精神病。”王元念叨了一遍。

花园路小区的房子只能称得上是 20 世纪的佼佼者，很多基础设施都已经处在半退休的状态，老旧的墙皮有的已经突起或剥落，夜幕压得越深，那些剥落的痕迹在颓败的墙皮上反而显得更加分明，像伤痕累累的皮肤。

王元沿着狭窄破旧的楼梯往上走，矮小的台阶走起来很不方便。这时，楼上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闷响，王元的心跟着紧了一下，赶快往楼上跑去。

601 的门敞着，门外死死地躺着一个人，脸紧贴着地面，四肢软绵绵的，像在扶着地面。

王元的第一反应就是可能有其他人在场，自己是从楼下上来的，如果有人肯定会经过自己身边，于是马上往楼上跑去，只是这小区的楼房只有七层，楼上没有出口可以到达天台，只有一扇小窗户关着，上面还爬了些藤类植物，没有丝毫松动的痕迹。王元回过神来去看躺着的那个人，当他把那个人翻过身来